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宮詹稿

爲災警異常　聖心怵惕謹進忠規以裨修省
疏

銓部稿

爲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爲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

蚤賜批發以便責成疏
爲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緩懇乞　聖斷蚤賜
允行以重國本疏
爲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
政體疏
爲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
以隆　宗社大慶疏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宫詹稿

爲災警異常　聖心悚惕謹進忠規以裨修省

疏

竊惟臣等備員講讀夙夜積誠思竭尺寸逌章句日進而旃厦稀臨每念官以講讀爲名以獻納爲職顧徒叨清華之秩時需寵賚之頒曾無毫末之裨少爲高深之報臣切愧之數欲披陳而未有當也今者天災示異　聖諭省躬當儆戒之方新正勵精之一會此天之所以相　陛下也是以臣等不揣陋迂輙塵

睿聽臣聞古訓有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夫聖去狂遠矣一罔念卽至於狂狂去聖遠矣一
克念卽可以聖矧我　皇上膺神聖之資運英明之
畧所以感皇玄塞輿望惟在一念轉移間耳克念之
實莫如以義理養心以親儒臣爲要蓋人心憂勤惕
厲則欲消理明安逸惰慢則理微慾熾臣伏覩十五
年以前　皇上常臨講筵操存道勝尙欲超貞觀之
政以別求十五年以後經帷罕御培養功疎遂乃厭
堯舜之道而弗講以前則上下交泰人無異言以後
則元氣壅閼下有觖望而今且蒼穹以譴告矣　皇
上試思後先之所以懸判者何居則儒臣不親一念

作輟而理慾之消長殊也昔講讀時昧爽視朝非風
雨不免乃今彌年曠歲不得一接　威顏君猶日也
豈有十旬不見日而天下不皇皇者君臣相隔上下
不交政務必多叢脞人情必多玩愒方　聖明在御
誰敢爲奸英主作事當爲後法萬一異日無今日之
英明有今日之隔絕旁落下移必從此始豈以　神
聖而遠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郊祀必親遇災步禱
今　皇上不親執珪幣以事　上帝者數年矣上天
譴怒至於焚燬　宸居視往時旱災孰爲切近若不
一詣　郊壇自陳愆艾以答天意而止於遣官恭代

豈謂代者之恭即可以謝天譴囘天怒也此時而不
親郊則復何望也昔講讀時合祭時享齋居致虔今
皇上祭不至 太廟齋不至[illegible]數年矣方
被災時 皇上所望於 九廟之靈者豈不甚切
九廟所爲護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詩曰顧我
烝嘗湯孫之將意者 九廟神靈恩不見 皇上已
久庶幾於恭申報謝之時思一瞻 廟貌亦情所必
至也昔講讀時推心委大臣坦懷待羣臣今言疑其
私事疑其黨大寮既多懸缺庶官亦或另推有章奏
未必用其言有論救反以重其譴上蓄疑以待下下

懷見疑之心以事上至令腹心之臣惶惑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逡巡莫知所措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諸臣優容直諫諸疏今言官而言旣以言罪之不言又以不言罪之比者兩都臺諫被逐旣空兩月以來遂無敢以言進者此豈眞無可言直是畏　皇上積怒不敢言耳夫欲人不言甚易然臣下之利非社稷之福也昔講讀時亦嘗懲二三宦寺而罰止遠譴罪不株連今因一人而及數人栲數人而及百人鞭朴滿前追攝載道凡在僕御之列誰無狐兎之悲法行貴近自是英主美事亦須寬

嚴相輔威惠兩兼左右之臣近在肘腋人人自危非完計也凡此諸事之偶失皆始於　聖志之未清聖學之久廢京房易傳曰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思道無如御講臣願　皇上乘此天戒大廓天聽毅然淵思沛然允蹈臨御講帷緝熙聖學則聖政日修聖度日廓郊廟自享上下自交古人有言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此之謂也臣等所言不能出廷臣　之見區區忠款但願　皇上設誠而致行之蓋人情不儆則不奮然以儆而暫奮者亦以儆既往而漸忘天意不誠則不格然以誠而思格者又以誠未至而靡應更願

蚤發德音下明詔時不可失也天不可玩也勿以修
省爲彌文勿以悔悟爲細故蓋秦誓不悔則西雍不
霸輪臺無詔則海內必危故穆能自責至進列於周
書而武一罪躬卒稱善于漢紀國無災異可謂幸矣
賢君以爲天其忘我而畏之災異降罰可謂不祥矣
喆人以爲天心仁愛而勉之　皇上儻加垂察聽臣
愚計臣等得執經從事精白承休則有大榮矣不然
者臣等實曠官是懼有引身求退而已安敢用素餐
而趨　丹陛哉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惓切屏營之
至

銓部稿

爲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
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巳爲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爲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爲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益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於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心爲可保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於何取兵於何取餉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内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

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嘗批發而奸民搜括之
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礙官銀一
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礙云者不過支剩羨
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
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礙
爲無礙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
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旣空閭閻旣敝有司一
有爭執輙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於官官且不安何
有於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
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

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爵掘墳
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
有黃金巨萬之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
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
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卽有深寃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
扳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　輦轂之下尚須三
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
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
何人不可爲撲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

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　旨矣五
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
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
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慮其日增不至
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
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
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
生之衆結怨　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　聖
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　九廟之神靈
所恃者　九重之英斷耳臣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爲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

蚤賜批發以便責成疏

竊惟天下大計欲興吏治莫急於腹裏之撫臣欲飭武備莫急於邊方之撫臣地不可一日缺人人不可一日廢事至公以衡其用舍至斷以定其去留使其心無嫌猜事無顧慮然後可以展布四體綜覈羣寮致理之原莫先於此今天下巡撫中待 命未下者四人久缺不補者一人請爲 皇上陳之宣府巡撫王象乾先因科臣條論奉 旨留用再疏自理固乞勘明臣等看得本官節省獨多怨勞不避擬令照舊

供職已經兩月未奉　明旨本官前蒙留用既不敢
屢牘以乞歸後請勘明又不敢開門而視事宣府外
隣驕虜内拱京陵若撫臣終日杜門則邊政何由整
肅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一也山西巡撫魏允貞
廉潔正直當爲天下清官之冠臣等實心重之但其
家有老父九十有三兄弟三人惟貞尚在報親日短
報國日長卽有傾陽戀闕之心可勝愛日瞻雲之感
乞歸之疏十有三次念其獨子實出至情況係邊臣
更宜體悉是以臣等覆擬准其歸養已經一月未奉
明旨夫臣子捐爵祿以養親可以觀孝　朝廷畀

臣子以將父可以勸忠於臣下爲至恩於　清時爲
盛事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二也遼東巡撫李植
撫治衝邊素敢任事因虜騎之突入致撫按之相持
氣以激而愈爭事因爭而漸大各操一心各持一喙
不但承委司道無所適從亦恐將來紛紜何時可結
臣等與兵部都察院議速更王業弘之差以查勘付
之後人蹔解李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已經兩月
未奉　明旨本官辯疏求去不妨允其蹔歸如尚愛
惜其才亦當諭以任事若但留中不報轉令退進兩
難當犬羊交伺之時既當防其再入處鷸蚌相持之

勢又當慮其兩輕倘致邊疆之柄別有所歸恐於
國家之事貽害非小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三也
雲南巡撫陳用賔先因科道糾拾奉　旨留用本官
辯明之後又復以病乞休臣等以其閱歷已深事體
亦練但歸心既決王事方殷更俟再疏之來又出半
年之外是以覆擬回籍調理以俟後用已經四月未
奉　明旨竊念滇省多事密邇播酋外有震隣之虞
既憂蠶食內有同室之鬬又復鴟張若不定其去留
何以資其彈壓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四也福建
巡撫金學曾以病乞歸奉　旨回籍調理遂該廷推

六人未嘗點用福建去京七千餘里學曾候代已是半年即使此時有官到任仍須數月可令瀕海之地久無伏鉞之臣即學曾志專報 主不以三已之令尹爲嫌而各屬人各有心能無以五日之京兆相待兵政何以振飭憲體恐至陵夷前官既去而尚留已繫其將歸之足後官久推而不用又灰其向用之心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五也以上撫臣或係沿海或係沿邊並以綱紀之官典封疆之任 朝廷使持綱紀之人重則 陛下之綱紀重矣使守封疆之臣重則 陛下之封疆重矣上待之者重則自待必不

敢輕自視其事急則其下應之者必不敢緩若上視其官可有可無則名雖任人而委寄之意已輕彼視其身可進可退則名雖任事而考成之心漸懈屬吏視其事可行可止則名雖申飭而粉飾之態必多小民視其令可從可違則名雖奉行而警惕之心必少以此安內下僚必至於輕上官以此攘外夷狄必至於輕中國臣等竊謂百官員缺皆當速補天下章奏皆當速下而就中最急最要者則巡撫去留是也臣等謹效古人補牘之義將前疏節畧進呈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俯賜省覽併近推延綏巡撫一併批發

施行庶幾封疆重寄不至久虛綱紀重臣不致久鈌
吏治可興而武備可飭矣
爲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緩懇乞　聖斷蚤賜
允行以重國本疏
臣等竊惟　朝廷舉事必順時令而後可以迓天休
必遵　祖制而後可以垂國典　列聖以來元良之
建或以四五歲或以十餘歲若十九歲而未冊立者
前此未有也十五歲而冠十六歲而婚即我　皇上
睿齡十九已有弓韣之祈至次年而　皇長子生若
十九歲而不婚不冠前此未有也臣等前以冠婚爲

請蓋先其急者而後及其大者乃蒙　聖諭冊立冠婚一併舉行蓋先其大者而併及其急者　聖謨睿斷萬萬非臣下所及臣等未及期不敢言遵　聖諭也已及期不敢不言亦遵　聖諭也待　命月餘未蒙批發　聖衷淵默或欲俟兩宮之成乎而禮不必俟也　皇上所居曰毓德毓德嘉名也就此地以行青宮之禮甚宜稱也斯干之詩蓋為落成而作曰宜君宜王則有立元子封衆子之象焉曰維熊維羆則有保子孫垂嗣續之義焉今若沛發德音舉行大禮比至兩宮告成　六龍還御吉祥善事如斯干之詠

無不畢集臣等以爲兩宮之建因三禮而增華三禮
之成不必因兩宮而始舉也喜事臨近之　旨屢諭
戶部得無欲俟該部金寶之進乎而勢不能俟也
皇上大婚費以十七萬戶部所進不啻三四倍矣
皇上有儉德而　皇長子典禮所費乃遠過之恐亦
　皇長子所不能安者也且買辦珠寶之額以二千
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止四百萬即使不充國用
不發邊儲亦須六年乃足若以必不能給之費必不
能應之命欲取盈而後舉事則幾無時矣臣等以爲
珠寶之進原於大禮無無重輕大禮之舉亦不必因珠

寶爲行止者也伏乞　聖慈勑下該部擇吉具儀乘
春明之候舉冊立冠婚之禮則吉慶萃於　九重而
歡聲騰於萬國矣

爲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
政體疏

比者張忠叅論夏縣知縣韓薰奉　聖旨云云韓薰
爲中官論劾已蒙　聖恩寬處臣等豈敢復有煩瀆
但上關　典制下關職掌有不容默默者夫舉劾必
付之撫按者何也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道府之公
評訪里巷之輿論其也賢其也否其有才地不相宜

者據實上陳然猶下本部題覆而後處之今張忠徑署才力不及徑擬量調簡僻非法也比者潘相留巳陞王官沈栴爲通判巳竊撫按薦舉之權張忠徑擬韓薰爲才力不及又侵撫按叅劾之權使中使而可以叅人薦人則　朝廷設撫按何爲哉有司守正以犯中使之怒則不可以爲官枉道以徼中使之喜則不可以爲人臣等亦不知有司何以自處矣葢中使奉　命而出有司原非敢相侮中使亦自與有司無讐止據供應之豐儉憑叅隨之喜怒而地方更有一種土豪猾吏屢犯大罪者一逃入中使左右有司皆

不敢問一問即禍立至矣張忠之叅韓薰貫出部民李成業膚受之愬彼既以數語塞其耳以一手障其目以爲其所欲爲任其縱橫則剝削小民以啗中使一經發覺則激怒中使以嚙縣官即張忠疏中所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巡按訪察而抵解刑繫者葢其本情也夫中使可以明操撫按舉劾之權所侵在官守部民而可以陰操州縣去留之命所壞在紀綱

皇上乾綱在握左右無敢壅蔽欺罔而奉差諸使乃敢顛倒是非侵官越局假借公事以圖遂其私臣等竊恐漸不可長而事不可訓也漢世之末守令多出

中官門下貪濁混淆相與爲一而後天下大亂若中使而可以舉人劾人稍有志行者皆以異同取罪而回面汙行之士乃始公然與中使爲一同取諸百姓而分置於其槖中使可以牢籠有司有司可以交結中使比之漢時更便更速葢漢時不舉劾而今日漸得舉劾故也臣聞守法者當慎其始一侵之無所不侵矣今日守 國家之法正當從一判自今始故敢據法以請伏乞 皇上嚴諭太監張忠以後止督理礦務毋得干預地方政務官員賢否其韓薰應否應調仍聽撫按查實具奏庶公論在天下大權在 朝

廷而各處內臣亦凛凛奉法矣

爲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

以隆　宗社大慶疏

臣等以　成諭久頒　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嘗

賜報臣等切惟儲爲春宮震爲長子舉大禮宜以春

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　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

冠婚禮之行率以仲春詩人所爲詠桃夭也今遇新

春　皇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屆指則仲春矣考古

禮叅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

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重

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有八載而　淸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　九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愛其子之子　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盼盼焉望其成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嗣續矣子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　累朝以來代有彝章即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

九則莞簟之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卽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者及去歲沛然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　聖諭而必覬於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陳

請雖切　成命未頒諸臣廷諍之意多發端自下而
上絀之今日之事則　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公
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　上而
下守之夫　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
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歲
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願　皇上敦大
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
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百僚遠近
萬邦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踈逖下吏羈旅孤臣卽有苦情安能自達於　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後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　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

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況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

召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毁忽譽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政體宿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捬襟褁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

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
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
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
下人才惟上所養奬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
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
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
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
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
鍊守彼三緘影消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
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

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
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
更在　聖德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
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
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
事未必然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
誰不欲結知　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
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闕職掌不得不言卽在
前人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豐
受甁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

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袞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鈌政彼自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鈌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　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珮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側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

等至於早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聖治益光
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
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
不得盡其才四序入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
得盡其職旣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
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二

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仰繹 綸音俯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

盛治疏

爲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疏

爲勸播重務愈處愈惕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

乞慎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疏

爲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

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盛治䟽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絶私竇以清銓政䟽

爲梟獍惡臣大蠹　國計首倡阻撓屢抗　欽
命䟽

爲中使釀釁多端餙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
理收人心以遏亂萌䟽

銓部稿

為仰繹綸音備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

盛治疏

本月十九日該閣臣沈　揭帖奉　聖旨行取之選爾有該部院題請何乃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非有他故也卿言科務寥寥恐有廢事之憂具見忠愛詳悉便着該部院查有候補起復的分別奏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久以考選具題奉

蒙　批答中外皇皇莫知所以恭誦　明旨始知

皇上原未厭薄言官止以瀆請紛紛遂致淹久旣不

欲要譽沽名者求于職掌之外又不欲秉銓執憲者失于職掌之内臣等不勝欣戴不勝悚服即將候補起復諸臣分別奏用已復念諸臣家居日久事故不一既未必能盡來即令就道而遠近不一又未必能即至即令盡至而於額設之官尚自多缺各差職業尚自難兼蓋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今僅存八人十三道南北百四十人今僅存五十二人此皆不及原額十之二三即增以新補十餘人其在一時急用臣等猶恐其未副也今諸臣在北者或一人而兼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患病不得請差滿

不得代侍班借及於中翰監禮取盈於幕僚所虛者
朝廷之命官所誤者　朝廷之政事臣等職在用人
安恐不言且行取諸臣聚之則但見其多分之則尚
苦其少以四五十人而加以體訪加以考選分爲北
科南科北道南道及南北各部屬官每一衙門所增
能幾何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使天下知以前之稽
遲者因諸臣之瀆煩今日之　俞允者因部院之題
請而臣等所以得盡其職者皆遵　皇上之明旨諸
臣所以得效其用者皆出　皇上之德意勿論感恩
圖報當益倍于往時即傳之四方增益　聖德聖政

者亦非小補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爲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䟽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尚書李戴等題爲奸吏非禮投送銀器大干法紀乞　賜嚴究以塞弊竇事奉　聖旨這奸吏投送銀器大干法紀着法司嚴提究問依律重擬其祛冗役裁頂首禁餽遺緝走空等事你部裏嚴加從實整頓以絕弊源毋得因仍姑息致令法紀日壞欽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趙邦清奏爲異常奸吏結黨陷害官長因而暗投銀器希圖中傷事奉　聖旨這都吏如何

輙敢将銀器暗揆本管官好生贓汙放肆王炫這廝
並李炤王炫都着法司嚴提鞫問從重擬罪具奏考
選項替等項着吏部勘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通抄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才能駑下待罪銓衡夙夜
在公誠不敢不竭力以圖報稱惟是事如蝟毛弊如
鼠竇耳目之外寧必其無伏奉　聖旨責臣等以整
頓屬臣等以勘議臣等不勝悚仄除王炫李炤王炫
等拿送法司嚴究外謹以先年生弊之由與今日流
弊之極及目下救弊之策分别四欵敢爲　皇上陳
之

一裁頂首看得頂首相沿夙稱積蠹先年曾創遞減之法開告錮之門始未嘗不振刷而後卒陵夷也此存其一彼增爲二前增其二後益爲三人復一人日復一日積漸侵尋濫觴至此若從玆一切釐革使歷年積弊斬然一清豈非臣等至願今上自府部下至州縣未有一衙門無吏胥未有一衙門無頂首頂首之吏幾數千輩而弊之相沿歷百餘年以百餘年之弊而獨使此時此輩當之盡奪其所以爲命則數千人皆洶洶不堪矣故與其驟而革之使衆擾而法不可

久不如徐而裁之使法行而人亦相安合無查照先經題　准遞減事例申飭力行遇各吏滿日將出過銀數裁減四分之一以後依次遞減責限四吏之後盡數革除每一吏減除既盡該司具實呈堂以憑查考敢有於裁減之外私增一分一文者以彼此俱罪之贓論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革其有作弊騙錢事發參送治罪之外亦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革惟守法少過之人始聽其漸次遞減而減至四次大率十餘年亦已盡絕則名雖量裁實盡革也中

聞如有願將頂首竊棄聽從告明分別銀數亦
照先經題　准告竊事例量免省祭復考等項
庶幾法行有漸人亦易從四司都吏當該及各
項效勞人等役滿即令截日出缺不許私引下
首以圖需索並聽驗封司糊名考試分南北字
號就中考中揀內遴選撥叅南人北人各一半
相兼取用撥叅者一秉於公頂替者一裁于法
其在京各衙門吏役人等頂首一體照例裁減
施行伏乞　聖裁
一裁冗役照得臣部事務煩重法紀森嚴跟隨人

後皆不得入是以門前堂上後堂火房及書寫人等舊額設有執事官吏歲月既多漸至冗濫先該本部尚書孫丕揚銳意裁汰踵行至今法久弊生人情玩愒間有事本無謂而專設一役亦有一役可辦而分屬二人甚而舊者業已滿後而不出新者尚未補役而先入更有一種外家人名色不隸于官而隸于吏需索分例傳遞消息實皆此輩爲之均當一體澄汰難以姑息古稱省吏不如省官臣謂省官不如省吏蓋官方有限吏弊無窮省一吏之後即省一吏之弊

汪仁

吏少一人之欺弊即官省一人之防閑如門吏書房後堂報朝官等項臣等皆已酌量裁簡仍置簿籍以稽其入定年限以勸其出通查各司以祛串通盤據之奸註定行頭以杜越例牽引之漸如有已過期限而久戀衙門及更改名姓而夤緣再入及官吏家人擅入各司往來作弊透漏官事者定行問革仍枷號治罪庶幾法行自臣部始而公署可肅清也其在京各衙門冗濫員役一體裁省伏乞　聖裁

一緝走空照得臣部選官先以當堂考試定其官

後以信手掣籤定其地衆目所視即臣等欲以一官一地私一人亦不可得近日乃有一種奸徒專以指稱誆騙走空撞太歲爲生計每遇選官入京輒言我能識認書吏我能鑽求囑託不用見錢可得美官選官來自遠方未知部中事體一聞其語頓起妄心暗立合同明寫執照總計一官應得之缺不過四五則四五人之中亦或有以暗合彼遂執券而責如劫如焚即本官明知官由考試地憑掣籤的係被騙被欺亦如啞人飲蘗不能自語此輩反持律例重法以恐

喝之前誘以說之所必入而後嚇以法之所必不敢言此選官所以飲恨而此輩所爲得志者也臣等屢行申飭亦屢經拿獲如莊仁等已經枷號示懲吳順齋等已經叅送法司治罪其餘未經發露者尚多欲絶此弊莫如開選官自首之門以杜此輩誆詐之路凡選官入京遇此等奸徒來相誘引據有實跡擒拿到官定行紀錄優處其有已被欺騙能自悔悟亦許赴部呈稟但將走空之人枷號遣戍本官以自首免罪依舊領憑到任惟以後之發奸爲功不以前之被

誆爲罪後日賢否毫不相妨若臣衙門當該都
吏及効勞人後敢有需索誆騙干犯法紀則比
之外人情更可恨而選官能指實跡赴部呈稟
者則本官持身守正可知定行即時優處仍乞
勑下廠衛衙門及五城兵馬密切體訪不拘在
官在外不時訪拿盡法處治伏乞　聖裁
一禁餽遺看得交際之禮古所不廢然古人投以
桃報以李贄以雉見以羔鴈一何儉質雅素也
未審何時乃變爲折帕之儀則幾于利交而寵
賂矣臣初入京大書榜文嚴禁一切餽遺而積

習難更餘風猶在即今民窮財盡饑饉流離豈可更剝貧民垂死之膏爲貪吏結歡之具大計在邇黜陟惟嚴書問交通已爲不可函儀薦賄抑又甚焉除臣等當事衙門義當門無私謁几無私牘敢有投送禮物不分多寡定行據法叅究其餘內外官員一切折儀俱宜禁革犯者不問素行賢否但以計吏之時通書送禮即係營求結納定以不肖劣處其有已挂吏議明知不免而多齎金錢廣求奧援仍以有事用財鑽刺打點依律坐罪本部及科道官審訪重叅併一

勑下廠衛及五城緝事衙門一體訪拿施行伏
乞 聖裁
以上四款皆釐奸剔蠹之要行之以斷持之以久未
有不可革者臣等請更言其本唐臣劉晏有言士有
榮進故名重于利吏無榮進故利重于名故天下有
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
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
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任之官數
月始練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
吏且以新舊相代因而沉匿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

閒便有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
欲其徧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徧而一司之事反
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為也司
官惟主事在部既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
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
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
將所管文移冊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
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
伏惟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遵行謹題請　旨

為勷播重務愈處愈惕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

乞慎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疏

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兵部都察院看得酋自土民訐奏以來煩　明旨勘處者凡十年訖今難益大禍益慘皆前後地方官意見矛盾經紀舛錯以至于此如始而奉　旨會勘則四川主撫貴州主勦既而承　命討賊又四川進兵貴州不進兵既執之又忽縱之既縱之又忽勦之彼此參差首尾衡決此前車既覆而後轍宜懲者也嗣後勘者完局面於一時未能制其死命繼者棄守備而不設又適啓其狡心王

士琦以攄罪而欺隱多端江東之以徼功而僥倖一擲貴竹之敗書旣奏綦江之失事繼聞揆其始終總非勝算未露逆形而持之反急旣露逆形而應之反緩再勦而王師不返屢撫而賊意轉驕先後當事諸臣寧辭其咎科臣欲懲失事於旣往責戰功於將來制勝要機無先此者臣等揆當時事勢之難易參今日士論之異同葉夢熊已經物故法無所加譚希思已爲民王繼光薛亨已閒住罰蔽其罪邢玠奏辯已詳屢奉　明旨處分無容再議其餘若艾穆縱未結之因以開事端不褫其官何以謝川民之恨況核其

撫蜀之狀視建言之初如出兩人林喬相違擒治之約以誤鄰省不正其罰何以服王繼光之心但據其失約之罪比喪師之罰當從末減江東之覆軍隕將視川中失事更慘又繼光輕舉于請　命之後尚欲張中國之威東之以致仕之官生事開釁則全欲以萬民之命博一官之復原情當從重論白石之敗胡應辰爲監軍則兵事係其專職撫臣既已閒住應辰豈得獨輕合候　命下將艾穆革職爲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江東之追奪　誥命至于王士琦及莫睿張與行馬效武巳皆奉　旨行勘合無速催巡

按御史據實嚴勘奏至隨事重輕以定其罪以前司道縱賊者朱運昌已經罰治其後以東征而出之重慶者府道官未經指參相應併行查勘俱限本年十二月回銷王貽德俟問明另請發落其一切功罪總聽播事報完之日彼處督撫查明具奏定奪方今大兵四集事難再誤故臣等不避嫌怨槩擬處分使後之督撫司道官無如江東之之徼功艾穆之縱賊林喬相之依違胡應辰之輕率王士琦等之欺蔽庶前之失事者既懲而後之任事者益勸矣奉 聖旨艾穆着革職爲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與江東之俱還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

爲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
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盛治疏
臣等遭逢　聖主待罪部院以用人爲職職掌之大者無如考選一事乃至曠歲不得舉行僅僅以一二塞責坐視其廢墜而徒諉于無可奈何非特不敢亦不忍也近日行取諸臣以憂去者數人以病思去者數人又合詞赴臣部院求改別衙門以圖効其尺寸之用夫諸臣千里遠來經年久候豈不戀　清時豈不覬華選然而求去求改者此其情可念也諸臣離官次辭父母捐妻子而旅食于都門之外垂橐而至

懸釜而炊旅食之費更無所出近既不得慕　君遠
又不得慕親進既不得服官退又不得　予告諸臣
之情亦苦矣部院之職總達羣材業已親承　恩旨
徵召諸臣乃不能以諸臣之情感動　明主緩言之
既格而不入急言之又恐以激而僨事欲從諸臣之
求歸則一旦有考選之　旨臣等以何人應之欲從
諸臣之求改則　祖宗二百年之令典廢之自臣等
始進之不能使其說見聽退又無詞以謝諸臣覩望
相見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而臣等之情亦
苦矣在諸臣猶有部院可以責望臣等更無可責望

在諸臣猶有義命可以慰解臣等更無可慰解諸臣之苦皆自臣等貽之則臣等之心比諸臣更苦伏誦明旨行取考選自有該部院題請蓋直揭臣等職掌以示臣臣等不請爲失職請而不得亦失職持衡秉憲何地何官而可容此失職之臣爲也用是不避煩瀆再四懇請伏望 聖明俯容臣等考選列名疏請點用庶 典章不至久曠職掌不至久隳諸臣幸甚臣等亦幸甚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

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沕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

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已惟見其遲
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
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
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
揆之于公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一或相狥後借爲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
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
轉不勝其觖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
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
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一以實俸爲主每於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叅政副使叅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候有缺挨次

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
前總疏類題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
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
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異才難
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
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
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繁
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奬考語劑量參酌總不
出此數人之内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

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
其有俸未及而輙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
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剖藩
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
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
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
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脩實政積
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裨說者以爲條格一
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

矣夫倖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望士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爲梟獍惡臣大蠹　國計首倡阻撓屢抗　欽
命疏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
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木植攘剋貪濫事
情便着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
惟　皇上不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臣等參看處
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
渠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謹從公從實看得山西巡
撫魏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持

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
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
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
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
孤立獨行多離少與即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
屈意奉内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
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
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參内臣内臣亦
參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
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延

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其貪濫攘剋贓至三十餘萬兩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大小田產多寡事之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爲貪濫指節省爲攘剋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籍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宜　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内臣之奏獨行其於國體政體兩

爲有損盖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吏即有官民貪贓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則財之入于國者幾何而出于民者無算矣且宮府當爲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平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叅訐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攙置叅訐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

益費區處竊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心誠爲 國家惜體統爲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爲中使釀釁多端飾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理收人心以遏亂萌疏

臣等聞唐臣李晟有言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臣等伏見比來稅課日亟拿解日繁既不敢驟諫又不敢緘默人自爲說又恐傷煩故敢齋心合詞以聞于 陛下竊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必誘以說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主一聞即怒其

意轉堅而後可以假竊威福從中取利雖至壞國體
傷士氣叢民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皆
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地方官員不堪擾害或有
異同則以阻撓之說先入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
奉承者皆以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
說進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激變變則已
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
於主聽凡有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
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乘機之易
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一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更不復問以致雷霆屢震繫逮紛紜知府吳寶秀逮矣推官華鈺逮矣知州甘學書逮矣知縣吳宗堯韋國賢王正志吳一元逮矣巡撫參兵備逐而有司之謫者斥者不與焉彼旣陰操上之喜怒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敢言言而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虛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大小何如哉彼以所侵　朝廷之錢用以買　朝廷之官因而虐　朝廷之民壞　朝廷之法

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長稍忤中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見釋小過見執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猶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之婦也若諸生則聘而未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以束縛而笞箠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東舉人勞養魁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以中使差役之橫至於搶人之財姦人之婦揩人之乳暴人之骨人情危急號呼自救死不擇音又盡以爲鼓譟而執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何大罪而繫虜若

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鼻者乎　憲宗時內臣王敬段英與千戶王臣假購書採藥等項公差虐蘇州之民諸生陸完等與之相鬨巡撫王恕參疏至　朝廷逮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棄市諸生不深罪也今日陳奉等之罪不減王敬段英參隨橫肆過于王臣遠甚諸生即與爭不過如陸完輩而稍甚耳撫按之疏不報內臣之疏獨下諸生南冠而縶者相望而彼輩不一問也無乃與　憲宗異乎以一二內臣而至于逮士子二三十人以此二三十人之逮而盡失海內士子之心臣等竊爲　陛下惜此

名也夫以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
内使之叅隨抗矧在小民更復何言彼官與士猶須
上聞耳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頭會箕斂圖
財致命勢如兵火抛妻賣子價比雞豚農不得耕耘
商不敢貿易號哭之聲上徹霄漢寃憤之氣蒸爲氛
祲顧奈何令　陛下得聞之財聚有必散之理民窮
有必亂之理然古之爲害速而今日爲害遲者亦自
有說古之取民者貧富同被之貧者先盡即爲亂矣
今之取民者先及于富富人常少未能爲變貧人得
緩亦未遽變至于膏脂盡竭骨髓盡乾富民盡化爲

貧民貧民盡化爲奸民卒遇水旱連年饑荒接省民無可仰貸官無可賑給弱者坐而待死強者死中求生則相率起而爲賊耳今日且未論天下亂與不亂但問人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心爲本 陛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心至此乎臣等願 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逮外吏量從降罰以收臣子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撫按問理以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繫治棍徒盡罷取民害民之事以收九州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若尚未也則請責各處巡撫布政司照議定額數催徵類齊撫臣交與內臣

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內臣但取足于撫臣與有司更無相涉則爭端何由而起有司欲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內臣欲加有司以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其餘撥置原奏奸黨盡數究逐省事息爭亦不得已之下着也臣等深憂過計又有進于此者臣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狡貪肆之民歸之操兵權則天下猾賊强狠之民歸之今高淮抵掌談兵事梁永請兵馬護衛巡歷邊疆而陳奉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入被甲冑執干戈以自衛此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試觀此等形狀若非害民至極何苦與之爲讎若非

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百人爲兵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侵漁不十倍于此則輕棄萬金以養此何爲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談吹角建牙之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内臣之禍唐甚於漢説者以爲漢不典兵而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甚大竊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鑒矣今日宜深防其漸而嚴杜其始臣等不勝惓惓憂　國之誠惟願　陛下自爲社稷長久計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三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遼左秋防伊邇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
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為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
以儆官邪疏
為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
以全骸骨疏

爲糾拾有司遺奸以裨計典疏

爲境土新開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
大臣以奠遐荒疏

爲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爲亟舉大典以光 聖斷疏

爲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
速賜黜用以修實政以奠民生疏

爲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懇黜用臺省以光
大典疏

爲欽奉 詔旨俯循職掌懇乞 特宏使過之

仁以維萬年長治疏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

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銓部稿

爲遼左秋防伊邇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竊惟天下最重者莫如邊臣而今日最急者莫如遼之邊事即使文武和調將士豫附同心禦侮猶恐不給自巡撫李植解任候代權無統屬勢漸凌夷總兵馬林兵備張中鴻意見不合漸生乖迕彼此之情旣隔文武之釁已開此其勢誠不可共處督臣具參前來欲將馬林張中鴻調用而請速黜新推撫臣誠爲邊方深計不容一日緩者臣等讀其疏而不勝杞人

之慮也遼左無歲不中虜數年以來精兵旣以出塞而傷西兵又以相嫌而撤虜見無兵無將又無撫臣今秋必入入必得志夫以極衝之邊當極驕之虜白刃在前士不旋踵畏法畏官耳今廵撫候代鎮道被劾舉重鎮而屬二三將去之人撫臣不能行之鎮道鎮道不能行之士卒緩之則執兵以踞急之則反唇而詬且軍伍旣鈌軍餉復遲以枵腹之兵抱離心之釁自春閒呼譟之後尚自洶洶不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若軍挾糧賞虜挾馬市內外相合良可寒心萬一不戒不虞致有喪敗此時失事之罪將責之新者

則曰尚未任也責之舊若則曰已解任矣巡撫鎮道
之權一無所屬功罪賞罰之實一無所歸以此而求
折衝厭難不亦難乎馬林去留應候兵部題覆張中
鴻身爲司道不能與撫臣同心共濟消弭瑕釁宣力
疆埸既經論劾自當議處弟念高秋在即虜騎將入
蹄敵更易卒難得人度其交代尚須兩月與其使待
罪之臣責以防秋不如俟防秋之後定其功罪若能
調劑上下整飭兵戎使耦俱無猜邊鄙不聳當畧其
前過敘其後勞若自執成心不顧國事推委規避坐
致損傷則其罪彌重不止降調矣更望　皇上速將

臣等所推撫臣三員之内特簡一人嚴限星馳期於秋防視事未交代以前仍責李植開門料理但有一日之責任卽假一日之事權將吏軍士敢有抗玩不遵約束者大者叅奏輕者徑處庶幾前後不得相委文武不復相爭内患可消而外侮可禦矣奉　聖旨遼東數嬰虜患兵疲將驕該道既與巡撫不協本當調處秋防甚急張中鴻姑着策勵供職責成後功不許推諉誤事以取重罪新推巡撫已點用了

爲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以儆官邪疏

吏科抄出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題臣奉都察

院巡按廣西六千八百一號勘劄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南京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歐陽東鳳奏兩廣總督陳大科等因節奉　聖旨是陳大科着回籍聽勘欽此隨即移咨查勘去後今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顧龍禎各勘回所論事情乞要　勑部院叅覆施行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看得兩廣原任總督令聽勘陳大科諸貪縱不法狀先經部臣歐陽東鳳具疏論列隨經南京科道考察拾遺今據廣西廣東巡按逐款看回如受叅遊之節儀取郡縣之贖銀侯

總兵之退贓前按臣之麾鄗種種貪濫事屬烏有此固兩省之詳證而力為大科辯者也至謂出自繁華闊畧細謹富貴不期驕奢春功不廢絲竹此實兩省之通論而不能為大科庇者也反覆參詳大科生平已足槩見葢由生自世家洊登膴仕才雖足以集事儉不足以佐廉列屋皆被綺紈每食必陳水陸窮奢極欲衆所見聞若大臣如此其豪華即小臣安責其廉靜宜加議處以正士風第其敭歷有年未章寵賂所指居官贓跡多屬風聞既經勘議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原任兩廣總督陳大科以原官致仕

以彰清議謹題請　旨奉　聖旨陳大科着致仕

爲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

以全骸骨疏

吏科抄出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看得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爲人言屢及臣病漸深乞要儧准放歸一節爲照遼左　國家重地扼南牧之咽喉控北門之鎖鑰偪鄰黠虜最爲要害撫臣李植奉

旨聽勘業令解任該臣等會推堪任三人待　命簡
用數月以來未蒙　批發致植留滯邊鎮再疏乞歸
臣不暇爲植計而爲　朝廷邊防計於事體眞有不
便者自撫按齟齬激成聚訟撫臣既巳杜門將吏亦
多藁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
而罔能叶心植以解任之官處危疑之地前後顧瞻
進退維谷且虜賊累報屯聚既有情形屈指高秋預
當料理而舊撫臣將去新撫臣未點舊客兵巳撤新
標兵未練以將去之臣用未練之兵率莫肯用命之
將領當屢報聲息之虜患權無歸着事安責成且以

虜之窺邊也不出二三百里之近而撫臣之受事也動輒延旬月之久卽旦晚 命下竭蹶而趨之猶懼不及而濡滯至今留中不報卒然有急則豈可不爲寒心哉伏望 皇上深維邊務之重且憫植候代之苦速將會推撫臣俯賜點用趨令到任以便交代未交代之前司道將領宜聽舊撫臣約束如遇虜患須當同心共濟期保無虞庶幾目前勘議早得結局而將來秋防亦重有攸賴矣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原推撫臣開坐列名上請伏候 勑旨

爲糾拾有司遺奸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
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
此欽遵通抄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
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帶閒
住年老者致仕才力不及并浮躁者酌量降調今該
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河南道掌
道事陝西道御史周盤等各糾劾同知等官馮恂等
不職乞要議處一節為照科道拾遺嚴於藩臬大吏
而亦不遺於郡縣小吏葢有司之於民也親而近遺
一不肖有司其肆毒於閭閻最速臣等之於有司也

疏而遠去一不肖有司其參稽於耳目欲詳今據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有司該臣等詳加覆覈如陝西臨洮府同知馮恂直隸保定府高陽知縣王邦靜縱谿壑誅求無藝通苞苴貪黷有聲均應照不謹例罷斥山東萊州府推官陳耀原任湖廣永州府零陵知縣今陞任周朝重軏翹蘗刑多濫用趨權勢術善彌縫均應照浮躁例各降二級調用原任廣東肇慶府高明知縣今陞任陳振揚四川敘州府富順知縣柯文一則柔懦而民狎玩一則剛愎而事乖方陳振揚應照不及例柯文應照浮躁例各降一級調用湖

廣漢陽府漢陽知縣黃恩新政事非其所長文學猶
堪爲範應照不及例改教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
盛氣凌人甘心染指人言果實重處何疑但本官躬
踐戎行首擢兇焰亦自文臣所難若事急即需其才
事平即奪其秩似非　國家用人之體合將本官再
降一級以平衆論使天下知士有士行行稍有議雖
有功如高折枝而不免再鐫其秩國有勞臣勞果可
録雖有議如高折枝而不至盡削其官此又臣等所
爲叅互酌議而用示懲勸之微權也合候　命下將
馮恂王邦靜俱照不謹例革職閒住陳耀周朝重柯

文俱照浮躁例柯文降一級周朝重以知縣陳燿以
推官俱降二級各調用陳振揚王思新俱照不及例
陳振揚以知縣降一級調用王思新改授教職高折
枝再降一級用伏乞　聖裁

爲境土新開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
大臣以奠遐荒疏

自楊應龍逆命至於用兵經營十餘年前後費以百
萬所殺生靈以數萬然後應龍伏天誅伐叛除兇開
疆展土威德甚盛然以八百年未沾王化之地以旦
入我版圖其民久便戎索一旦就我羈束譬如山花

移欄土脈未習逸豚入笠野性易驚羇之鄰境土司或尚懷唇齒之憂或曾效犄角之力常覬地方有變而瓜分其土萬一民有驚擾土司乘之則前勞盡棄而後憂且滋長總督李化龍以家難頻仍奉　旨回籍守制無論其情何情其心何心即今臥病牀褥實不能起而任事而制府重權又無他人代庖代斲之理然則一切善後事宜誰當經理之者臣等竊見先朝勤兵於遠垂勝而弗克者安南是也已克而復失者交趾是也遠方夷裔易勝而難克易克而難安從來如此播州之役以　皇上之威靈一舉蕩平幸

而不爲安南今疆理不以時定或至土民不安土司
生變臣恐其且爲交趾即使萬萬無患但使遐荒重
臣久缺不補非所以示中國有人且無以彰　天子
惠念遠人明見萬里外也臣等非爲一官之缺當補
一臣之情當體亦不敢拘定必用何人但見　朝廷
興大師動大衆誅大罪成大功本爲休美無前之舉
而已得之土不早爲區畫萬一復有他虞棄前勞招
後患使裔夷益輕中國於計不便夫用人補牘吏部
事也計安地方兵部事也相與商議具奏上聞伏乞
皇上於會推官員速賜點用如未當　上心亦容

臣等另推以請一得經理之人卽緩急措置皆可以
一切付之不煩 皇上西顧矣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爲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臣見連日 嚴旨處分諸臣臣等相顧驚悸未嘗一
言申救臣非敢不言也臣見楚事原因相激而成內
外既以相激上下又復相激而臣等復以外臣之爭
上激 聖怒以 皇上之怒下激人心愈激愈爭將
如國事何故臣等但以持平之說進臣每見古人有
便民之事而行之以急迫則不能爲民之利有不便

民之事而行之以寬平則尚可緩民之害礦稅原不便於民若外臣能調停內臣肯聽其調停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比因飛章互奏激怒　皇上以致有此處分臣等近見　皇上批曾保張燁之奏皆以仰體　德意不許重徵疊派爲言又撤回原奏官王體仁謝應魁等而憂民有嗟怨不平之氣可見

聖慮原自周詳　聖恩原自浩蕩而前日重處諸臣實由一時之激而非　皇上本心也但恐各差內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內臣之偏重則內臣愈得計而愈肆矣外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外臣之偏輕則外臣

愈失職而愈解體矣小民不知此意而妄傳上因中使而處官官代小民而受禍則百姓愈愁蹙而愈離心矣總戎大將監司憲臣一有相忤立致重譴自此而下更有何人代百姓吐一言爲　國家平一事者臣等竊見漢唐之世皆以中外相攻而國與民受其敝故臣等願　皇上平心息怒以絕內外之爭端皇上之怒息諸臣之爭自息　皇上之政平諸臣之氣自平內外相安緩急相倚卽百姓有難堪之情可互爲調劑地方有難解之變可互相救援則國事可濟而禍患少弭矣臣等一念赤心惟爲　國家忠計

實不爲諸臣臣聞人子得罪於父母無論是非無不引咎之理臣等但爲諸臣引咎以俟　聖怒之自平至於中使爲地方患最甚者事體原自明白臣等開陳其端以竢　聖明之自斷惟　皇上留神采納焉天下幸甚

爲亟舉大典以光　聖斷疏

伏自去歲以來屢奉　明旨炳如日星有謂移居畢即發　勑行者有謂　祖宗法度父子天倫屢有明諭靜俟舉行者有謂大典諸禮　俞旨旦夕就下者仰惟　聖意甚定　聖諭甚明臣等相戒靜聽不

敢瀆　請不意三春已過片語無傳臣等合疏上言
未蒙批答忽於本月初五日接得　聖諭前月因內
外靜俟不來激阻將典禮所用錢糧器物俱已有旨
着爾各該衙門查例題請作速造辦前旨已下該部
上緊買辦送用今將一月有餘如何未見回奏次第
若缺應用物料各該衙門便行文嚴催該部查照送
用不許延緩誤事取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不勝
欣喜不勝悚懼夫三禮并舉斷自　宸衷催辦錢糧
愈急則行禮之日愈近此臣等所為喜也但錢糧已
進過二百二十餘萬所催辦者尚有一千餘萬雖盡

括四海之額徵盡罷九邊之年例延歷數歲亦萬萬無滿足之理錢糧有難足之數則典禮無可完之局此又臣等所爲懼也夫禮有常期今之期比 先朝已遲四五年禮有常費今之費比 皇上已多二十倍以期則太遲矣以費則辦此有餘不必待矣臣等未及期不敢不恭聽既過期不敢不恭請夫合百疏以請不如 皇上之一諾傾萬心以望不如 皇上之布一令臣等不敢各具章疏恐致繁瀆惟齋心同詞以聞於 皇上伏望 皇上念國家根本之計不可久虛 朝廷吉祥鴻鉅之儀不可太緩 皇上

屢次諭旨旦夕即下之言不可屢更天下四海臣民
延頸跂踵之望不可再拂速下明詔顯示吉期趂首
夏清和之候　勅下禮部具儀舉行天下幸甚矣

為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
速賜黜用以修實政以奠民生疏

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
藩臬郡守為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為之師帥監司
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
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
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

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尚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寃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止是承行文書終以爲非已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即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事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貪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其民爲非已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爲非已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

雨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先申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淹匿否能設法擒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爲百姓長久計者夫以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行政也俟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

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爲急臣竊見　皇祖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詰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　皇上勵精圖治動法　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　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奈何一切留中使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先臣蹇義嘗具疏　文皇不報退而不食曰吾謂明主可以理諭求其理而不得令臣自省自責求其理者二年於此矣值此旱災奉　詔修省鈌失之大無過

於茲謹將各官之缺及所推官員開具其于後有一官
而二三推者亦皆改定歸一以便　皇上之欽點伏
乞　蚤賜批發俾綜核之朝眞有實政修省之令不
爲虛文臣自此展布四體少効萬一免於罪累則
皇上大有爲之治光於　列祖垂於萬世矣奉　聖
旨是

爲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懇點用臺省以光
大典疏

臣等考選過堪任部屬官共十六員於四月初九日
得　旨中外歡傳喜動顏色唯是擬授科道官未奉

欽點臣等職在用人寧忍嘿然看得往歲行取一二年一次獨今次最遲往歲考選科道官或百餘員或七八十員獨今次最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二年有半以丁憂去者三人以終養去者一人今鬱鬱以病請者又五六人夫被召而來不授一官而去既非人情亦損政體蓋羈臣之待　命譬如旱苗之望雨故人主恩澤稱爲雨露苗若久旱而奉　皇上命以新禱於高遠之天其於昭格甚難官若久鬱而竭臣等力以懇請於　九重之天不過望　皇上降一俞旨而已其於感通甚易且人情之抑鬱既宣宇宙之和

郁

氣相應釀爲甘澤理亦有之斯實修省祈禱之要務也謹將考選散館各官開列上請伏望　睿斷即賜批發臣等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爲欽奉　詔旨俯循職掌懇乞　特宏使過之仁以維萬年長治疏

查得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內　詔書一款一凡欽降罷斥官員吏部遵照　新旨訪擇可用者分別等第查開職名議擬具奏其各衙門欽官准陞續推舉相應員名補用欽此夫以諸臣誤犯　聖明伏在林壑忽蒙　恩詔錄用解網賜環之仁業已昭然於天下

天下士喁喁有彈冠振衣之想維時臣部失於奉行翻成停閣以致　詔旨不信於臣民誠無詞以謝天下今復三年餘矣諸臣之棄置亦已久矣前此之粗心戇氣銷磨亦已盡矣臣等竊思前之旨後之詔皆天語也將欲遵詔補用則前此逡巡於數年者臣等驟行於一旦倘　陛下以朦朧推用罪臣臣且何辭將欲仍前停閣推用已奉　明綸而臣等竟行中寢倘　陛下以廢格詔旨詰臣臣復何詞用是不敢自專開設兩端以待　皇上之自擇諸臣始以仗下之鳴繼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譴亦是諸

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　朝廷
用之耶得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耶失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録用天下聞
之必謂　主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
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
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　君
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録天下聞之亦必謂一言之
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人於　聖明之世因其
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
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　朝廷

此兩端者願　皇上慎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諸臣臣等寧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强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得中事可取節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　皇上慎擇而審用其一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　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

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
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以前相激
相薄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晦
而易霽耳臣子望　皇上如天亦望　皇上以天自
處臣等欽欽之愚實欲為　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
萬世之令名不為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伏候　命
下容臣等遵照　明詔將欽降罷斥各官擇其困抑
最久保薦最多者量舉數員恭聽　皇上簡用或量
復其原官或間補之外任及南北散局使天下昭然
知　聖天子不測之罰與不測之恩並用將無不靡

礪祓濯以圖報塞者臣等不勝懸切待命之至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
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刼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

艱難水陸斷絶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連儉數年以來災儆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塡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年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値西夷之警連興

傾國之師車鄰〻馬蕭〻行齎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叅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

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强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叅隨豈但强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過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

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剥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

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値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旣窮矣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奇

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
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
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乎
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
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乎居無事奪民數錢已
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
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
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治安而何以不傳至
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
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

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
令名耳臣等竊覩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
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
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
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
應天以實耳近時鎭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
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旣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
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
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胏石可以

無寃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寃輕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　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　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考選已久待命無懇乞　俞旨疏

爲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久格懇乞點用疏

爲仰繹君臣一體之　旨恭率羣僚自省自責併陳大義至情以成泰交疏

爲宗藩脉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貪饕殄異變亂綱常疏

爲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疏
爲亟舉大禮以定人心疏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特賜優卹疏
爲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寛宥疏
爲覈名實以肅計典疏
爲奉　旨回話疏
爲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疏
爲欽奉　聖旨疏
爲朝覲疏

爲考選已久待命無期懇乞 聖明早下俞旨
以慰衆望以全大典疏

先是行取諸臣守候年餘 皇上一旦下考選之旨
中外臣工莫不動色相賀臣等祗奉德音嚴加考選
止以宜科宜道宜部定其流品而不敢逕擬其人爲
某科某人爲某道蓋以用舍之權歸之 皇上仰聽
裁決而不敢自擅也臣等愚昧豈敢謂有知人之鑒
以稱 上意然而採諸衆人之同稱求諸本心之獨
是既詢其才守復察其心術既考其言動復試以奏

章亦既矣公矣愼殫厥心力矣疏入已久未蒙批答臣等言之涉于煩催之涉于迫一切緘默又非以人事君之職竊謂是事也　皇上始之亦願　皇上終之益用人者莫善于斷莫不善于需斷則當用即用而用人之意已在未用之前需則當斷不斷而拒人之意已在用人之始故有未用而士已激昂者感其意也初用而人已退縮者折其氣也以今之考選遡于甲午之歲隔幾年矣遲三年而始得行取矣遲一年有半而始得考選其得至于今日已經幾次遲留幾年頓挫而今日濡滯又復經時以　皇上英斷

何難於此而直爲此遲遲也即　聖意非羣下所能
測而論天下士氣則幾折而盡矣　朝廷之臣不分
內外不拘途格皆得守一官效一職而行取諸臣獨
否自來行取之臣皆及期而徵徵至而選夕選而朝
拜官矣而今次諸臣獨否是天下官員惟行取最苦
而從來行取諸臣惟今次最苦此誰非　朝廷之臣
子哉矧其居官又皆以賢良特聞乃使之望久而自
疑疑久而自悔皆謂被行取之官反不如不行取之
官而已考選之日亦猶夫未考選之日既非人情亦
傷政體誰典國銓誰秉國憲而使天下士至此乎今

當萬國之呼嵩宜先備其法從又屆百僚之入計亦當廣其咨諏揆時度勢萬不容緩臣等不避煩瑣具以上聞竊念羣心凝望業已經年在　皇上裁定不過一刻臣等申請業已累牘在　皇上傳諭不過片言　皇上始之亦　皇上終之使官有定秩既可以體羣下之情事無稽留亦可以明　皇上之斷大典可完羣望可慰臣等亦藉以免于戾矣未敢擅便令將原擬職名開坐謹題請　旨

爲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久格懇乞　聖明留意點用以裨吏治疏

項蒙 皇上檢發舊疏一日而點用撫臣者三司道者五通國歡騰仰誦 陛下任人圖治之美但天下之治撫臣總其大綱而藩臬理其衆目唐臣姚崇論治惟在擇十道觀察使耳今之監司即古之觀察就一道之中而分爲各道者也 國家設法最密馭吏最嚴若司道久虛則既無執法之官法何由振飭既無察吏之官吏何由勸懲即今大察伊邇采訪官評撫按叅劾全以司道開報爲據葢司道與羣有司相習其才品政事耳目甚真若無司道則名實必混臧否必淆撫按何所責成部院何所憑信且天下藩臬

官員皆有兵馬錢糧之責邊方即留以候代腹裏皆別道帶管候代之官身已將去必不肯釋樂成而更爲慮始舍居易而更爲圖難政令二一切因循郡邑不復禀畏於舊任未必盡職於新任久已曠官若別遣帶管更多未便事難兼攝官係代庖且近者三四百里遠者五七百里即如窮民下娃有迫切莫白之寃困苦無聊之狀豈能往返千里而控訴于司道之處哉 朝廷之上但見一官之補無甚重輕片紙之下儘可遲速而不知一官缺即一事誤二法廢即一弊生貪官汙吏已乘是而縱其奸蔀室窮簷二二固是而

受其累　皇上念及於此寧無惻然且臣等酌議原
屬資俸相應並無罪過可棄萬望　留神亟賜允用
倘推補未當　宸衷更乞明示以便改擬蓋人有可
否而官終難廢　皇上第當爲官擇其人不可因人
曠其官也謹以原擬職名開坐上請

爲仰繹君臣一體之　旨恭率羣僚自省自責
併陳大義至情以成泰交疏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　旨寛限解進
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祇誦　明綸無不感慰竊
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

睽此者久旱之餘忽霑微雨久隔之後乍奉温言此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相通也臣等敢不自省自責以求附于一體之誼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哉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　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枝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　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狥人多於狥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　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

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
互爭互敗何以取重于　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
茸于不言窺機竅則自附于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既
虧風節人人託于鳴鳳亦涉雷同跡已相符語又近
瀆安得不取厭于　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
聞未必真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真則
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事未信于心
言多逆于耳安得不取忤于　君父其咎六以此責
諸臣當自無辭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于為欺為抗

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黜陪推已而命别推久之人多不用矣臣觀　皇上初政原是如彼則知　皇上初心的不如此上心不欲爲此而爲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爲之而爲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而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爲不可窺測於是上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

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眞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于事中言而忠誠溢于言外非出于不得不然而出于不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眞誠相倚相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參乎其閒方其用也情在委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悉今羣臣自反所以事　皇上與　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峰必孤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于下而　明主日孤立于

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　朝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　明主意旨何由下宣一號遲一事誤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其朝君臣隔絕人才衰乏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于京國如寄耳數年之後且老且

去煙消雲散而　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illegible]
臣隔絶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人
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　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
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
今章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　朝廷
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　國家反
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爲忠臣甚難
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
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爲效忠者誠不足而戇
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于　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

不爲已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
而自反也欲效忠謨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
齟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　朝廷事耳
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于懷何苦以　朝廷之事
與臣下爲懟念及於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　君父
之氣亦平矣伏望　皇上沛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
言用人之本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
日微忤小過以與羣臣更始羣臣亦洗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爲主夫使臣子之
心同注于　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于政

事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加納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資論俸論才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障洞披肝膽君臣上下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潮汐之有準　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懾以　皇上神聖爲此不難顧直恐不爲耳臣等職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臣等之自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爲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憐悲

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爲宗藩脉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貪饕殊異變亂綱常懇乞　天恩軫念同姓表正大典疏

吏科抄出晉府慶成王奉國中尉新㦸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院會同該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

國祚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吏科署科事戸科左給事中許子偉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爲照汾俗刁健宗室錯處先因州官不能禁諭乃改州爲

府以彈壓之今據奉國中尉新散訐奏崔士桀事情內稱新散以無辜蒙繫煩瀆以越訴被笞假令奏詞而實士桀亦安所逃罪及據士桀揭申新散告爲不知何人赴京匿姓詐散名字朦朧奏本散臥病數月方起聞知此事預乞案候杜害等因夫此一新散也據在京之奏詞則設爲迫切難忍之情與夫摧挫不堪之狀而據在彼之狀詞則尚不知赴京奏本之事亦不知假名代奏之人一人而前後異辭一事而虛實相反若非本宗已爲而中悔則必有從旁簸弄令宗室與郡守彼此仇讐兩相傷敗者臣等以爲法貴

持平事須有實遠隔千里未敢懸斷合行彼處撫按將疏內事情一一從公查勘如果新報訐奏不虛士傑管責是實罪在士傑當從重處如果新報之奏係人代捏奏者之名且假則所奏之事可知亦須明白昭雪仍造究匿名越奏之人務在秉公覈實不許偏私回互以傷平明之治合候　命下移文撫按體勘具奏裁奪

為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疏

比見御史顧龍禎與布政王洋議事不合投杯相擊毀冠裂裳為羣僚觀笑王洋陽為移文求歸而陰以

其事具疏馳奏臣等以泮一面之詞難以據信欲俟
御史疏至而後一併議處今龍禎疏至矣臣等看得
御史交猝之氣甚厲而奏對之詞反平者其失顯也
布政呈請之文甚恭而奏許之說甚辯者其機深也
龍禎過在舉動而泮過在心術其罪皆有不可掩者
伏奉　明旨臣等即行撫按從公嚴勘勘到之日從
重議處而臣等切有感于體統之紊臺綱之隳也方
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
猶禮節閒耳至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而龍禎亦
自壞其體矣平居既可反脣相詬有事尚安得彈治

之以致撫按之令不能行之司道司道之令不能行之郡邑冠屨倒凌堂廉無級或受其蒙蔽或被其把持受欺則有事不知受挾則雖知不問激揚不著風紀凌夷皆始於人輕執法之臣而執法之臣自爲輕也合行申飭以後御史重顰笑愼交際持國紀綱惜民膏血無爲藩臬有司所持地方官有枉而相抗如方遂張邦政險而逞辯如王泮者即當露章上聞定行重治葢御史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御史重而　朝廷之體益尊臣等所謂肅體統以正臺綱者此也鴻臚寺寺丞蔡如山先以浮躁考察降用近以赴京補

官宣言奏辯并揭其寮寀張棟等伏奉　明旨照例
重處查得見行事例曾經考察人員若潛住京師攬
拾妄辯者不分有無冠帶問發口外爲民而臣等竊
有感于私揭之行公道之詘也往年何起鳴以科道
拾遺而反噬矣近年屈爔以部院考察而揭辯矣甚
而自知有議即先言得罪其上官得罪其僚友以爲
將來展辯之地一經處分輙肆口吻或騰疏揭以成
報復之謀臣等以爲被揭者未必盡是小人而揭人
者必小人聽小人之言而處未必爲小人者則小人
之計得行而效尤者衆矣蓋小人欲肆其惡畏有人

知必有一番刧制之術留則已與人俱存去則人與已兩敗刧之而不得必將中傷其讐以償其官從來考察處庸懦之人易處奸貪之人難吞舟易漏百足難僵實由於此合行申飭以後有於考察之前投揭害人處分之後騰疏奏擾及揑造飛語陰肆中傷或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各照律例重處斷不姑息奏揭之詞照例立案使小人之計必不得行則公道始明公道明而　朝廷之法始伸臣等所謂杜私揭以伸公道者此也恭候　命下容臣等欽遵施行

爲亟舉大禮以定人心疏

伏自春間奉　聖諭冊立冠婚三禮並舉仰惟　聖
謨處分皎如星日而羣心傾矚望若雲霓忽見錦衣
衛帶俸指揮鄭國泰等具疏有三禮並舉難以輕率
欲擇緩急先後先冠婚而徐冊立滿朝臣工不勝錯
愕在羣情方憂其過于遲緩而國泰等乃以爲傷于
馳驟在　皇上方以先冊立後冠婚爲挨次舉行而
國泰等乃以急冠婚緩冊立爲循序不紊即不知不
冊立而冠婚冠以何禮而妃以何名也國泰等以膏
粱年少之人不通文理不知央何人作奏而謬妄如
此但恐天下見者以爲出自戚臣之口不謂其少不

更事而疑其別有傳聞爲國招疑所損不小萬一事復稽遲禮或偏舉天下必舉以爲國泰等罪案則國泰等無心之言皆指爲有心而以前無據之疑反指爲可據數年以來事垂就而更緩　旨已下而屢更幸賴春間　諭旨甚明然後人心始定而國泰又持異議更起異端悠悠道路寧可戶說臣等忝爲大臣同國休戚旣不忍以　宗社至計而二三稱狂輕爲擬議亦不忍以吉慶大典而再四爭擊過有紛紜但願　皇上蚤沛綸音獨決大策　冊立冠婚三禮照三月中　明旨速賜舉行則不但爲國泰之言者無

所關其口而爲攻國泰等之言者亦無所用其疑國
家幸甚臣等幸甚國泰等亦幸甚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特賜優䘏以錄微勞
以光泉壤疏

看得禮部咨開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故
余繼登妻淑人楊氏奏乞贈廕一節爲照本官兩間
正氣三代古心以忠信明決之資務切近典實之學
史曹荷𥼶不徒言語文字之工經幄執籤深得獻納
論思之體爰從詹尹　特簡秩宗寅清無懈于夙宵
調護獨先于根本頑可廉懦可立符楊綰之清脩麾

不去招不來等汲黯之正直莊而難犯簡以易從義之所非雖一顰而必愛理之所是縱百折以不移挺然松栢之標凜矣桂姜之性誠所謂生有令名沒而不朽者矣所以贈官錄廕旣經該司查有尚書董樾侍郎丁士美事例臣等覆照董樾未任在家病故丁士美日講止經三年而余繼登歷任二十四年日講十有一年勤勞懋著實倍二臣是本官贈廕尤當優異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相應覆請伏乞　聖裁

爲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寬宥以弘

聖德疏

頃該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投進一疏伏奉　聖旨宮闈嚴密且中宮侍朕起居一宮未見數親藥餌有何疾阽危王德完這廝輒敢狂肆逞臆妄言是非好生可惡其內必有主使之人王德完便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着實訊究了來說不許徇私容縱疑畏欽此先是兩月前都城道路訛傳無據之言不知何所自起臣等竊以　皇上之聖篤重彝倫　中宮之賢久蒙眷禮起居必同燕游必與民間妄語斷之以理知其必無德完新自遠方來未知虛實遽形章

奏輕聽輕言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臣等竊思　皇
上天下之父也　中宮天下之母也　九重之邃嚴
如父母之隔千里也里巷之談說如千里而傳信息
也人子至情又當遠隔聞安好則喜聞違豫則驚以
不眞之信遽以爲然愚則愚矣而其情亦有可諒者
臣等以此知德完之過以愚而成其過德完之愚亦
以孝而成其愚言出風聞誰能主使　皇上聖德如
天聖度如海切直讜論槩見優容數年以來未嘗因
匡諫重處言官天下方傳以爲美談今忽有此處分
恐以雷霆之震驚稍損覆載之雅量矧悠悠之口轉

駭轉疑亦非所以垂休美息紛呶也　孝宗時主事
李夢陽言及宮闈　孝宗始而執之既而釋之天下
不以稱夢陽之直而以稱　孝廟之量臣願　皇上
以　孝廟爲法稍霽威嚴量從寬宥庶幾　聖心既
白　聖德益光而天下疑議從此盡消矣

爲覈名實以肅計典疏

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
斥不敘惟才力不及者分别降用調用國家愛惜人
才故數欵中惟不及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
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眞才力不

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眞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尚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爲不及指有餘爲不足則品隲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執以爲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于共竭

駑鈍爲　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下諸司約
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爲虛文縟詞以欺臣若
臣等品隲不詳處分不確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
諸臣查得京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
當而區別獨爲詳密何獨于外察不然夫吏有鋪張
文具塗飾耳目獵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
氣虛憍恃才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
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典使其視庸
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者無後言可以思過而
補策聽者無疑議可以因人爲勸懲且浮者實之反

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課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欵以垂戒于世道亦自有補伏乞　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合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爲奏　旨回話疏

本月初八日臣等遵例推陞過左長史等官孫繼先等於十四日奉　聖旨是內何喬遠逯中立係欽降官員如何擅自擬陞着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不勝惶

悚竊見　皇上登極已來京官降爲下寮者即與下寮一體序俸遷轉如原任福建道御史龔仲慶以　欽降河南磁州判官陞汝寧府推官原任浙江道御史王麟趾以　欽降山西徐溝縣縣丞陞河南淅川知縣原任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以　欽降山西廣昌縣典史陞江西餘干知縣是也惟近來奉有不許朦朧陞遷之　旨者臣仰遵　嚴旨未敢於類陞本內敘用查得何喬遠爲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何喬遠本內不列銜署名好生怠玩不敬着降一級調別衙門用堂上官姑且不究遂中立爲直陳時政事奉

聖旨逮中立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詳譯　明旨止是降官並無不許朦朧推陞字面臣等以用人爲職遵信　明旨有如金石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敢不遵　嚴旨未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得不守舊規及蒙　詰問臣等始知錯誤自咎自責罪復何辭伏望　鴻慈察臣無他少寬斧鉞之誅不但臣等蒙宥罪之恩而内外臣工咸頌　聖度之汪洋矣臣等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既認罪堂上官姑且免究該司郎中降一級用其餘罰俸半年何喬遠等不准陞今後但奉旨欽降官都着另本奏請不許仍前朦朧市恩擅擬

爲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疏
該臣等奉　旨回話席藳待罪伏蒙　聖慈憫臣愚
昧特從矜宥司官降級量示薄罰高厚之恩非頂踵
所能報答司官實是錯誤臣等實欠點檢　皇上處
分甚當臣等甚服隨即報名　廷謝未敢循例申救
但震慴之餘不勝畏慎查得向來　明旨有降而在
本衙門者則有降級改調字面今　明旨降一級用
或係本衙門用或係別衙門用臣等不敢專擅伏乞
批示臣等遵奉施行再照臣部司官見缺五員四司
郎中見缺二員大計大選併在一時委實辦理不前

若　聖慈矜念將郎中王永光降級管事則　朝廷之法既行大選之事不誤臣等但喜目前得一官之用並不敢爲司官惜一級之官是　朝廷曠蕩之恩而臣子不敢請者也臣等曷勝悚懼祈懇待命之至

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己率屬近來止知狥情庇下遇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例覽奏有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

爲欽奉　聖旨疏

項該臣等題爲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事

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己率屬近來止知狥情庇下遇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例覽奏有敬

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
欽此欽遵臣等恭誦　恩旨炳如星日隆自雲霄至
于體國奉公正已率屬之諭明示臣等以爲臣之範
誓畢此生祗奉謨訓以報　朝廷至於郎中王永光
既蒙薄罰俯留管事惻臣部之無人寬小臣之有罪
臣等得以濟此一時之急用感戴　鴻恩不啻身自
被之也查得王永光係署郎中主事奉　旨降一級
着在本衙門管事今將署郎中降爲署員外郎管理
郎中事務仍將其正六品俸降爲從六品俸級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爲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二日爲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者爲民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爲者冠帶閑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又查得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陝西巡按張憲翔論劾參議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

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奪繳燬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要開具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得萬曆十年八月内該本部題爲酌議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即照罷軟例閒住如以别事議調才力尚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甄别各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察事例添設

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
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各處行
太僕寺苑馬寺鹽運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等衙門
在任陞遷丁憂降調聽勘等項方面官員自萬曆二
十六年正月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
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兼訪
輿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
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効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
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請
裁奪內貪酷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勑命者仍

行追奪繳燬其應朝官員中途逃回者徑黜爲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懼罪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臣等看得天下方面官員率郡縣來聽計於　闕下臣等所擬處分據撫按之舉劾而撫按之舉劾據藩臬之開報郡縣治民而已而方面則治民而兼治吏故其寄滋重而臣等考之愈詳諸臣通籍既久敭歷已深羣情難諧千慮易失臣等不敢以一人指摘爲可憑必決之參驗不敢以一事詿誤爲可棄必考其生平好惡不同者以類察之功過難掩者以事權之總以品格操守爲重故

有一清如水而以偏執挂彈章者臣等不處以勸廉也知止知足奉身以歸非係好貪臣等不處以勸退也守官守拙絕不通京貴書雖有繁言臣等不處以勸靜也至於貪酷不謹罷軟老疾者皆以輕重擬罷而才力不及與過而浮躁者亦各定爲差等夫短長亦人所時有耳若因今日之處而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異日皆可爲國家良臣臣願留者益自濯雪而薄處者急收桑榆之效也盖方面爲羣吏表儀職當稽其短長而糾正之其自檢當以寬而檢下當以嚴不廉則身爲貪官而不勤則所屬多貪官故不勤

之弊與不廉等自上次大計後□□稍滯州縣吏應
朝者俸或六年或七年人人冀旦夕遷去而方面官
亦以久次寬之事畢復任寬限而行踰限而至以為
六七年之政足以塞責無復有實心為地方任事者
藩臬大吏滿而未遷遷而未報報而候代代而過家
虛而待去之官常多實而任職之官常少任勞或有
之必不任怨矣自檢或有之必不檢下矣歲月因循
事務推委吏治不興皆由于茲臣願　朝廷以官任
事以事考成所有員缺容臣等具疏速補計事既竣
方面官各率其屬速歸視事違限不赴及玩愒待

者撫按官叅奏處治則庶官無曠而實政可修矣。謹

題請　旨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朝覲疏

爲考察疏

爲旌表畢常清苦藩臣以涗貪風以裨吏治疏

叅福建礦稅內官高寀不當妄薦撫臣疏

爲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爲欽奉　明旨疏
爲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爲申
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爲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
裁處疏
爲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蚤賜點用以修
實政疏
爲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以平
聖政疏
爲司道缺官甚多謹改訂歸一以便　欽點併

乞申飭撫按愼保留以肅政體定官守疏
爲司官荷蒙　時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爲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爲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廣　聖度以光國慶疏
爲引咎候　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爲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併乞罷斥以明臣節疏

爲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　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三日爲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别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者爲民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爲者冠帶閒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及查得隆慶四年十二月内該本部題爲詳議調用條例

以便遵守事議將才力不及堪以原職調用者調簡僻地方其不堪以原職者調閑散衙門跡涉瑕疵者降用不宜有司文學猶堪造士者改教先曾調簡再考不及者卽註罷輭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四年七月內奉　聖諭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為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剥下奉上以要浮譽考語雖優必置下等併撫按官一體議黜欽此又查得本年十二月內本部題為朝覲事奉　聖旨這各官你部院會同從公考察務遵前諭甄別賢否惟以才守宜

民爲準若官箴無玷雖性氣稍偏行事有過俱准裁
抑留用若善事上官虛名無實或隱匿未彰的雖未
論劾亦必顯黜其來朝二司等官若的見所屬官員
有虧枉脫漏的雖與撫按官劾冊不同亦許明白聲
說毋枉毋縱以稱朝廷審官覈實之意欽此又查得
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陝西巡按張憲翔論劾叅議
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
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
有誥勑都依律追奪繳燬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
要開具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得

萬曆十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酌議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卽照罷軟例閒住如以別事議調才力尚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甄別各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縣

等衙門在任陞遷丁憂任滿裁革降調聽勘等項有司襍職官員自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兼訪輿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效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請裁奪內貪酷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勑命者仍行追奪繳燬其應朝官員中途逃回者徑黜為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懼罪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

竊惟三歲大計羣吏實惟　國家鉅典臣等駑下過
蒙任使相與矢公矢慎參酌去留外不敢狥人情内
不敢執已見今所澄汰出於撫按論劾者十之七出
於各衙門咨訪者十之三即咨訪得之一二人而必
稽之衆論之相同得之衆人而必証以藩臬之親見
過堂之日質問再三而後敢定總以獎廉懲貪爲主
葢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
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葢之權在司
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
制士夫畏遊客有言則奉承遊客張彌天之網塗人

四五〇四

耳目而後得遂其溪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慎即悶悶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汙即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臧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即壘之毀譽易與晉陽之繭絲已盡剛則禍生於强項柔則議滋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

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槩擬存留與之更始蓋　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　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　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眞循良不願有假卓異但願　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有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幽陟明以佐　皇上平明之治謹題請　旨

爲考察疏

查得各省撫按據布按二司開到考語事跡內惟江西饒州府通判沈榜最多無論內行淫亂骨肉傷殘爲士論所斥即如在廠一事不理民有小事亦淹禁半年窰戶領銀家人皆以低銀易換本官每兩仍扣二錢一年不止千金甚而將官窰甆器偷盜運至安慶開鋪發賣此不但擾民間之財而兼盜公家之財據法當從重處本官先陞王官奉　旨留用臣等不敢混入於衆官之中以明臣等毫不敢欺毫不敢擅也而明白請裁於　皇上亦以本官蔑人倫干國紀

貪汙苟賤非士類所有故不欲以士類之例繩之也
伏惟　聖裁或將本官照貪例斥逐或行江西巡按
提問施行奉　聖旨着照貪例革職爲民

爲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裨吏治疏

看得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
已故右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
一節爲照麻溶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
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槓紙贖盡充公
費此可謂眞廉吏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

困去任而彰或以未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
夫吏所為廉亦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厚累世而廉
者或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真
見定守之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
樞識者韙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 聖明之代此而
不表異即清白吏何勸哉山西撫按交章追誦甚是
伏候 命下將麻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
家當計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士類天下見死者
且見褒勿憂生者不顯庸也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叅福建礦稅內官高寀不當妄薦撫臣疏

爲濱海災異迭見撫臣員缺速　賜點差陞補以保萬全事該內臣高寀薦布政陳性學陞福建巡撫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等看得瀕海重地久缺撫臣既蒙　皇上注意又以推用巡撫原係外廷之事仍下臣等部院叅酌駁下有體處事有法臣等不勝忻服竊惟巡撫係　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

皇上親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薦亦不敢私也雖衆人共薦亦不執定何人亦不敢專也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寀不俟　皇上裁擇指定陳性學一人應

爲巡撫此大不敬也且內外界限原自甚嚴內不可
干外猶外之不可干內有如廷臣上疏薦其內官宜
管某監局某內官宜管某處礦稅則於事體何如晉
文公用勃鞮之薦以趙衰爲原守千載之下尚以爲
未可何况地遠於原官重於守不關職掌不奉淸問
而高寀公然薦陳性學堪爲巡撫此大非體也臣等
知性學端謹自守且以入覲來而高寀在彼知其必
無結納之事但以巡撫重臣尚可奏薦監司而下更
復何言必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此端一開其流難塞異日地方官必有假

交結以求薦求陞中使必有借舉薦以市恩市權者
皇上神明英斷誰敢作弊但恐後日弊端自今日
而生且藉口曰內臣薦巡撫自今日始也蓋內外官
員共事一方既不當使之怒而相攻亦不當使之喜
而相薦各守其分則彼此相安各盡其職則議論自
省乞　勑內臣以後不得薦舉巡撫兵備等官至於
該省巡撫員缺臣等另會官再推以聽　皇上御筆
點用　皇上以推用有專職故舉而下之部院臣等
以進退有大權故舉而歸之　朝廷惟　皇上裁察

爲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
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
説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温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
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浮躁者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調
今該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昌等
河南等道掌道事陜西道監察御史周盤等各糾劾
原任陜西左布政使今陞鄖陽巡撫等官鄭國仕等
浙江按察使李維禎等各不職乞要罷斥一節爲照
考察之外例有糾拾期於共汰不肖以終大典臣等

所遺而臺省拾之臺省所糾而臣等覈之法至公至審也臣等看得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官員如原任陝西左布政今陞巡撫鄖陽都御史鄭國仕閱歷已深未聞顯過洎乎遲暮嘖有繁言本官先以引年乞休自安止足相應聽從其請以全大僚之體廣西南寧府知府温景明年已老而無聞志因衰而在得當以不謹例議罷陝西右參議劉兗立心忮險分巡遼海道副使張登雲制行放肆即從重處亦不為過但劉兗管錢穀而能任怨亦能節財張登雲治軍旅而能任勞亦能應變遽爾擯斥不無可惜相應以浮

躁例重加降調四川叅議劉一相爲令曾致有言在
省頗能自立陝西叅議陳夢庚論才全非大受遇事
尚爾小心陝西副使張應鳳性怯力少擔負畏愼守
未踰閑劉一相應照浮躁例陳夢庚張應鳳應照不
及例各降一級調用浙江按察使李維禎當其少年
不覊巳來多口但其高才絕學實鮮其儔臣等以維
禎之過人所常有而維禎之才一時所難故暫擬存
留以俟公論今旣屢經指摘展布亦難相應亦照浮
躁例降一級調用河南副使劉以煥才亦猶人事多
立異大名府知府陳公相政有遺議心無他腸劉以

煥應照浮躁例陳公相應照不及例量調簡僻敘用貴州提學僉事徐來儀所論止斥責生儒一事原任荊州府知府陸夢履所論止庫藏不明一事事係傳聞未敢徑坐若其事果有實跡則以師範而躪儒生以監守而竊公帑即當盡削其原官若此一事尚有可原而他事又別無指摘不妨盡復其原職相應革任行勘以俟定奪故事臺省糾拾必有議留官員臣等以為持論宜公持法宜平若有可留不止一人如不可留何必一人總以天下公心言之亦以公心處之而已合候　命下將鄭國仕照年老例致仕溫景

明照不謹例閒住陳夢庚張應鳳陳公相俱照不及
例陳夢庚張應鳳各降一級陳公相調用李維禎劉
兗張登雲劉一相劉以煥俱照浮躁例劉兗張登雲
各降二級劉一相李維禎各降一級劉以煥調用徐
來儀陸夢履革職行勘伏乞
聖裁

爲欽奉　明旨疏

項該臣等類奏推用方面官員奉　聖旨有點的依
擬用未點的另推來欽此各官懸缺巳久一旦蒙
皇上欽點三十三員一時大小臣工懽聲雷動有點

者蒙恩拔擢各官既樂於向用無點者明示可否臣等亦知所適從恭誦明綸不任踴躍謹遵　旨照缺擬進以憑　聖裁再照原缺藩臬七十餘員必推過候　旨旬日以外臣等方敢類題催請其在旬日以內者方在待命前日類奏之疏未敢列名一則以期日太近不敢遍請一則以人員太多恐欽點之繁耳今類奏請諸臣既蒙點用臣謹將近日推過官員亦附名於後總祈　皇上留神省覽當　聖意者即賜欽點不當　聖意者亦當如前旨容令臣等再行恭擬臣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是有點的各依擬用未點

的擬
來

爲肅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爲申
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弛於惰吏治敝於貪士習壞於侈請爲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參淬勵精神虔修職業至於今日怠惰之極積成廢弛視公務爲故事或行或否視典禮爲具文或至或否玩歲愒月無復奮然趨事赴功之意懈怠既久一遇繁劇不勝其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堪其操切利病興革

旣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若弁髦公差則以久不還任爲常當官則以全不沾事爲巧久缺而未補旣不肯以整攝之心代當事已推而未報又常欲以見在之事待後來兼之令無定期事多新格在上以爲緩急無所不可而在下亦以遲速委之固然毎見往時但有一事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必盡中然亦曾經一番思索一番講求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不出口優游歲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繕室不繕則傾頹用才如流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勑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

事考成奏覆皆有期程議論必歸切實以爲可則卽行以爲否則卽止不得含糊兩可致誤事機以公事出者當如期還朝以公事入者當如期還任不得飾詞寬限致曠官守務在以實心居官以同心憂國用成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怠玩因循偷安廢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之惰者莫切於此

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覦利若浼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汙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派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鬻獄以求貨

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既剌骨怨已傷心猶吸民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橐力所不及者既謂無可柰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挂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兼竊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按察凡有察舉與

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寛嚴迥別止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眞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媿畏中才以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　勑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

嚴察所屬詳慎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毋次復　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爲鍛長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姑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聞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爲之士猶處子也處爲貞女始嫁爲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爲固陋矜華麗爲豪爽游閒公子

競高富貴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
不衷巾多異式冠而綴玉舄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
皆然即窮僻之鄉且寖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
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
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
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鶩爲觀
美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爲而習尚已成
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費不奢亦化爲奢本以
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侈靡
異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得意則有

餙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益侈固惰之媒而貪之根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慎重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恊恭和衷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　勑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衺奢僭者必法無貸并　勑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

務以謹厚持身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浮太侈放達不
檢者開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懲一警百以挽頹
風所以釐士習之偹者莫要於此臣等職在用人當
以人心世道爲己任而官常未肅吏治未清士習未
正臣等誠心愧之夫以上下睽隔臣子若能實修其
職業上心終有感格之時以民物凋敝臣子若能實
勵其操修民力尚有蘇息之望以風靡俗敗世事多
艱士人若能實定其趨向則目前雖難以取效而異
日尚有維持匡濟之人臣區區愚心不但爲士大夫
慮而已惟　陛下留神采納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爲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
裁處疏
行取諸臣到京將近三年羈旅已久資橐已竭謁
帝無時呼天未應進退無門臣等陳請至四十餘疏
令亦不復知所以置詞獨有以情告　皇上而望其
矜惻耳比者　皇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爲給
事中黃吉士爲御史當言路一空忽聞　新命非但
二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明聖者臣請以此意推
廣之行人九年而優推以積俸多也外之推官知縣
有俸七八年而取者有五六年而取者盖之以守候

三年則多者十餘年少者亦八九年京官携家外官
守候者不携家京官食俸外官守候者不支俸以此
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　皇上准考選部
屬添管事當羣情久鬱忽聞　新命非但諸臣卽滿
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諸部
屬之得補者以待命久也外之推官知縣近千餘人
多以序遷而拔其尤者行取行取分授各衙門而拔
其尤者擬授科道官今未行取而陞部者俸三年矣
同取而授部者俸幾月矣諸臣至今未沾一命其選
彌精其授官彌後其望彌著其得　旨彌難以此例

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　皇上黜用道府諸臣約六十人當官守久曠忽聞　新命非但道府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夫諸臣之見擢以歷資相應也此其中半與行取諸臣為同進者均之　陛下所取士也均之　陛下所任用之官也名次偶有先後而內外因之論勞瘁則外官較多論風波則京官較多今起家部署或至參政副使而諸臣依然一候旨之推官知縣耳以此側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臣等所言之事皆　皇上所自行羣情所共快若將行取諸臣亦以此比類

從事其於 聖政更爲完美德之恩出於上名歸於
上而臣等無與焉再照散館諸臣待命亦將一年今
新科庶吉士亦已選矣夫新士已將入館而舊館選
尚未授官非情也同是金閨之彥留館者授官一年
而散館者經年未補亦非情也臣等亦願 皇上以
此意推廣之臣等不勝顒望祈請之至伏候 勅旨

爲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蚤賜點用以修

實政疏

竊見兩京大僚員缺未補臣等屢次催請恐涉煩瀆
不言則於心又復不能自已夫大僚之缺至十餘員

缺久有至二三年者不知此數缺者爲未有其人而尚待乎爲已有其人而姑緩乎以全盛之世而諸司額設之缺即無其人非所以昭人才衆多爲國光美也若有其人而槩從停閣九列大僚尚不蒙簡注自此以下更復何望又非所以示明斷於天下也漢臣有言廉遠地則堂高人主委任大臣正所以尊　朝廷耳若以不當缺之官而示以不必用之意則於觀聽已損體面已輕風采已銷意氣已阻天工誰代庶績誰凝揆之政體所損非小自古人才衰乏莫甚唐虞之末季每有難處之事即無堪托之人其原蓋始於

德代之世上下睽隔無故可疑有缺不補當主心漸疑漸輕之始常有才而緩於用及人才既乏之後雖欲用而無其人臣等所以請　皇上蚤賜黜用者一則早得人而分任可以修明政事爲此時之用一則使衆才聚於　朝廷預養其風猷節槩可以弘濟艱難爲異日之用一則示天下知人之明與用人之斷可以振天下之偷惰而作其氣功用甚博名譽甚光惟　皇上加意臣等言臣等謹開列職名以請

爲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以平
聖政疏

頃以兵部主事朱化孚株連待罪巳出國門荷蒙
聖慈念其有差俯從寬宥如巳槁之苗重沾膏潤巳
覆之水重返盆盂不但化孚銜感再造誓效捐糜卽
在廷諸臣皆謂　皇上罪不妄加事有區別人人感
服人人稱誦臣等始知以前得罪郎署諸臣非是
皇上有意禁錮之也　聖怒初發旣急於救援　聖
怒旣平又寂無分別以致事外與事內者同被嚴譴
承行與不承行者並錮　清朝皆由臣子不善處事
不善悟　主耳臣猶記萬曆二十二年　皇上欲差
科臣體察朝鮮事情禮兵二部經旬未覆彼時承行

者郎中蔡宗明賈維鑰也遲慢之罪誠有之　皇上
處之甚當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止以同司因
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臣猶記萬曆十九年因推
及科臣舉及張棟等彼時承行者郎中孟化鯉也二
十年因推舉閣臣拘泥舊例舉及李世達等彼時承
行者顧憲成也二人雖甚賢而執滯之罪亦誠有之
皇上處之未爲無因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
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蓋郎署諸臣
各有分定專職郎中可以總管員外主事之事而員
外主事不敢干與郎中之事其奉堂官劄委在部外

者如禮部之教習駙馬兵部之提督武學是也其奉
堂官劄委在部中者如吏部之看單禮部之册庫兵
部之編軍驗軍是也給領劄付各管一事若司中事
體惟郎中一人主之員外以下小事則與聞而不敢
張主重事則緘密而全不與聞令以不敢張主不得
與聞之人與承行者同處並錮不亦冤乎郎中任事
之官臣等不敢論其品之高下事之是非但既取忤
於　皇上在天威自有開霽之時至於員外以下原
不與事不但無愚不肖之跡併無其心不但無賢知
之名併無其事當時臣部未敢執奏今歲月既久從

事後而觀委有可原數年以來因事因言而處者不少矣皆為首者稍重其餘者稍輕獨有同司槩處或因　君父一時之怒或因臣子一時之激而非　聖上初心本如是也故臣代為剖別仰成盛美伏望
皇上俯念諸臣與朱化孚事例相同　勑下臣部開具職名上呈　御覽或復職而量罰或降級而別用則輕重得平人心允服滿廷頌　聖德者又不但如化孚一官之復而已

為司道缺官甚多謹敀訂歸一以便　欽點併乞申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官守疏

頃蒙　皇上點用司道二次約六十人一時羣情無
不翕然稱快者顧所謂司道者參政參議副使僉事
皆分司而理一道者也如副使陞參政則副使缺矣
參議陞副使僉事陞參議則參議僉事又缺矣故司
道之官雖陞而司道之缺尚在見今員缺有五十餘
人臣等酌量資俸陸續推補推而二三次未下則其
俸獨深勢難久抑不得不改推別缺故有一人而推
二三地者地方缺官既推二員未蒙點用臣等恐所
推不當　上意而地方之官勢難久缺不得不改推
別官故有一地而推二三人者今推官之牘所積已

多臣等一一催請未免繁瀆　皇上一一檢點未免
勞神謹將推過官員改訂歸一與未推者俱每缺定
擬二人總開具於後　聖目一覽即可知天下缺官
廢事之多　御筆一動即可收天下吏治民安之效
且推用既免二三點用可無重復亦所以明政體也
再照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亦多蓋司道各官一
經奉　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
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　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
往返之間便須數月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
且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一日無官而

不知彼地已經年廢事悠悠世情誰無并州之戀若
謂留者爲賢能則不留者否留者爲知厚則不留者
否勢必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人皆
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中而外若已有成
命而相率保留事特外決柄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
申飭以後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者或
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確其已奉　明旨官員即
宜馳往新任視事非係邊務軍機必難移動者不必
保留則事體歸一而官守可定矣
爲司官荷蒙　特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

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臣等竊照自來選司掌印官止許六選卽行出部不復管理選司事務蓋以進退人才之地嫌怨所歸未滿不容一日曠既滿不容一日居也今文選清吏司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主事王永光先以擬推謫官奉　旨詰責荷蒙　皇上俯諒臣等敬畏之心特寬其罪降一級留本部用永光自蒙恩以來兢兢奉職今六選已滿例應出部舊例文選司郎中類陞正四品京堂臣等伏念永光管理郎中之事而所居實員外之官前既薄降一級則遷轉之時亦當退遜一

階合照所降員外職級推陞正五品京堂以遵　主
命以終臣等引咎銜恩之意查得在京衙門別無正
五品見缺止有通政使司參議員缺係正五品但向
由揀選合無暫將王永光填註供職以後缺出仍行
選補恭候　命下將章尚學轉通政使司左參議王
永光陞右參議臣等未敢擅便仍照舊例用陪推一
員仰候　皇上點用謹題請　旨

爲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看得南北大僚及邊方督撫共缺十六員已經會官
推舉未蒙點用臣等欲一一題催未免再三之爲瀆

皇上一一批答又恐九重之遠繁謹將各缺及廷推官員開具上請臣等愚昧寧敢自謂所推之盡當如衆論可採惟　聖明點用或未稱　上意亦望明示臣等另會官推舉取自　上裁葢在內卿貳則有正巳率屬之責在邊督撫則有安內攘外之責　皇上一舉筆卽可使官無虛位事有責成臣等不勝顒望

爲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廣　聖度以光國慶疏

臣等讀詰責處分之旨如雷霆驟發不勝震驚聞擇

日舉行之言如日月昭垂不勝欣慰蓋廷臣一春靜俟因先春奉有　聖諭也近日恭請因過春未有定期也今　皇上明示以器具之將完明示以擇日而行舉臣子所累牘交懇者　皇上以片言立決臣等惟有舉手加額歡以俟命而已但　冊立冠婚　朝廷吉典士庶之家遇有喜慶尚不肯訶譴僮僕以取吉祥況於三禮之行將垂萬世之慶君臣上下正當歡欣交暢以觀厥成今以下之激詞干　上之嚴責罪在臣下夫復何辭二臣止以備言責于掖垣遂至來風聞于道路　皇上所謂有何疑議覬覦凌逼者

既足以破其惑而所謂降旨擇日舉行者又足以服其心彼所聞之不實適足以彰 聖意之無他所言之不驗尤足以信 宗社之有福言雖過激而其心亦有可諒者伏望 皇上俯念六科司諫寥寥數員特降 恩綸得寬降謫則 儲位升而人心自定諫臣宥而士氣益培吉典增光令名永播矣

爲引咎候 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比因科臣論及司屬臣等忝爲堂官義不得不爲引咎前疏巳悉不敢贅陳候 旨經旬不勝跼蹐臣等

旣皆杜門部中遂至空署不但常行事務盡皆停閣
且恐緊要題覆或至稽遲倘致誤事則臣等之罪益
重而臣等之心益無以自寧伏望　皇上蚤賜批發
特從罷免別選賢能以充是任庶幾部事不至稽誤
臣等心亦少安矣

爲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併乞罷斥
以明臣節疏

臣於二十七日聞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因題趙壽
祖投刺一事隨論及尚書蕭大亨考滿不當前後通
理趙壽祖先被論劾臣部擬回籍聽勘勘到處分原

非輕縱至其投書乞憐鄙畢無恥不但科臣惡之即
臣等亦惡之合行重處至於蕭大亨歷從一品三年
給由到部中間曾奉　旨革去官銜以叙功而復歷
查宮保尚書未有旋革旋復延至三年考滿之事止
據　會典凡在京起用復任官不論爲民謫戍前後
歷俸皆得通理大亨先後所任止是一職中以議獄
而革官銜後以叙功而復官銜　明旨不曰加而曰
復則中間爲譴責先後爲一官先朝左都御史屠滽
以六年考滿任內曾奉　欽依降五級本部具題
世宗皇帝許其通理萬曆十二年潘季馴以太子少

保刑部尚書回籍為民後以右都御史起用考滿通理釐　朝廷優禮大臣事在兩可疑似之間往往稍從其寬如此大亨與二臣事雖有間理可相推臣等當大亨考文到部之時初已遲疑歷查往牒援情比擬故疏中直言未有成例疏後不敢遽擬恩典中間歷叙先華後復之詳以取裁於　皇上實未有一字朦朧一毫欺蔽也至於馬大儒以三月二十一日到京而蕭大亨考滿到部乃在二月二十九日引奏在三月初三日有無串通情弊　皇上自有洞鑒總因臣等物望輕微識見短淺不堪表率致累司官念及

於此如刺在背伏望　皇上檢查原疏有無朦朧串通之弊俯賜昭雪將臣等罷斥以爲率屬不職之戒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投書該科畢鄙乞憐人品可知着革職閒住若聽勘事情未結上緊從公催勘不許庇護大臣考滿舊例中閒曾經降級爲民的既准通理蕭大亨見任復銜通理非過況考滿之法原係黜陟幽明兩稟上裁與單請恩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理明白馬大儒着照舊供職卿等因言引咎具見畏慎即出用心供職不准辭李應策舉發私書公直可嘉着與紀錄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三十六